

Record of
Event of The "United Army"
P.O.Ws

TAIWAN
WE WANT
WE WANT
PEACE
HANDS OFF KOREA

“联合国军”战俘纪事

——忆朝鲜战争中的碧潼战俘营

王柰庆 著

平安夜

有人高喊“志愿军万岁”

五环旗从战俘营升起

战俘迪安将军要写书

At Christmas Eve, they shouted,


“Long live the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s!”

The Olympic flag was fluttering in the prisoner-of-war camp

P.O.W.—General Dean hoped

to write a book

解放军出版社

An aerial,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village with traditional tiled roofs, situated in a valley with a river winding through it. The background shows a forested hillside.

“联合国军”战俘纪实

——忆朝鲜战争中的碧潼战俘营

王柰庆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联合国军”战俘纪事/王柰庆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0

ISBN 7 - 5065 - 3898 - 9

I. 联... II. 王...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7870 号

“联合国军”战俘纪事

——忆朝鲜战争中的碧潼战俘营

王柰庆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5

字数:85 千字 插图:142 幅 印数:7001—10000册

定价:14.00 元

前 言

1950年在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朝鲜，并霸占我国领土台湾，轰炸扫射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时，党中央毛主席毅然决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与朝鲜人民军共同抗击美帝侵略。这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畏霸权，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显示了力量和尊严。半个世纪前的抗美援朝是共和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也是我军历史上光辉的篇章。回顾历史，中国人民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赢得的胜利而自豪。

中朝人民军队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歼敌百万，使十六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成了中朝军队的手下败将。为收容管训五千余名“联合国军”战俘，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在朝鲜碧潼郡建立了俘虏管理训练处，我有幸参加了抗美援朝和管训战俘工作。管训外国战俘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在战俘营里，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战俘，曾是我们战场上的敌人，在他们放下武器后，与他們又开始了新的较量，这里既有“管教”与“反管教”的矛盾，也有不同价值观念的冲撞，可以说这里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这批傲慢的外国战俘，在我军人道主义宽待政策的感召下，在反对战争、拥护和平为内容的教育下，他们成为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人，显示了现代战争中我军政治

工作的强大威力。

1981年秋,我奉命调上海警备区工作时,在南京中山陵8号许世友司令寓所见到朝鲜战争时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他对我说:“你在朝鲜碧潼战俘营负责外俘的教育工作,我们把这些外俘教育成反对战争,拥护和平者,并把他们顺利遣返回去,这是我军宽待战俘政策的一大胜利,你应把这段历史写出来让后人了解。”我说:“我倒有这个愿望,而且还保存有当年管教外俘的一批资料,但我的笔杆子不行。”杜政委说:“这有什么难的,你们对外俘怎么教育的,你就如实地写出来就行了。”许司令说:“管教俘虏你是老本行了,抗战时你在胶东不是一直管教日本俘虏吗?渡边、小林清不都是你管教过的吗?你可以请个秀才帮你写嘛!”

首长们的一席话激发了我写管训外俘工作的信心。在我负责战俘营教育科工作时,记录和整理了一些对外俘思想调查和实施教育的资料,如对美俘思想调查、对美俘思想特点的分析、对土耳其战俘的思想调查以及对战俘进行拥护和平教育总结等资料。我作为摄影爱好者,当时也拍摄了许多战俘生活照片,这些照片当时被国内外新闻媒体发表过。照片拍的艺术水平不高,但当时作为让世界了解我军人道主义宽俘政策却是珍贵的。半个世纪来,这批资料和照片一直被我细心保存着。离休后闲暇无事也常翻翻这些资料和照片,那段历史令我难忘。近年来看到有些关于我军管训西方战俘的报道,其中多有不实之词;西方媒体对我军宽待西方战俘,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作为管训外俘的参加者之一,责任感使我决心把亲身

经历的这段历史写出来，让后人了解历史的真面目。于是我先后写了十余篇关于我军在朝鲜战场上管训以美军为主的西方战俘的报导，发表在上海《大江南北》、《上海滩》杂志和《山东画报》、《作家文摘报》以及《海南日报》上，于是就有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上海电视台、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向我约稿。几位老首长老战友胡铁生、孙济鲁、赛时礼等同志见到这些报导后都鼓励我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写成书贡献于世。经过两年的努力，在解放军出版社军事编辑室的大力帮助下，四改书稿，终于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50 周年之际把这本书献到读者面前。

此书所述，全是我参加管训外俘的亲身经历，力求反映当年战俘营管训外俘的全貌，但由于我已是 75 岁的老人，记忆力差，难免有疏漏之处，望当年在战俘营工作过的老战友及读者批评指正。

谨以此书献给我军抗美援朝 50 周年纪念。

献给参加抗美援朝和管训外俘的战友们。

目 录

前言	(1)
一、志愿军建立了碧潼战俘营	(1)
二、形形色色的“联合国军”战俘	(15)
1. 他们的准星瞄在钱上	(15)
2. 军事上武装到了牙齿,精神上却赤手空拳	(20)
3. 战俘营的战俘军官们	(29)
三、战斗在“第二战线”	(38)
1. 关心生活是最有效的说教	(39)
2. 他们寄了家信,还寄出了志愿军的关怀	(57)
3. 教育三步曲:被动,互动,自动	(66)
四、我们知道谁是疯子:他就是麦克阿瑟!	(78)
五、平安夜,有人高喊:“志愿军万岁!”	(84)
六、“他们服管了,就是我们赢了”	(96)
七、战俘营升起了五环旗	(113)
八、一个叫诺尔美国人	(129)
九、“这里不是战俘营,而是学校”	(137)
十、结束战争吧,我们要回家!	(144)
十一、美军“好打又好抓”	(155)
十二、我奉命去开城	(158)

十三、越是虚弱的军队越是残忍·····	(170)
十四、战俘终于盼到了回家的一天·····	(177)
十五、未完的故事·····	(184)
后记·····	(220)

一、志愿军建立了碧潼战俘营

1951年1月。朝鲜。平安北道碧潼郡。

这儿还是一片肃杀的寒冬。金达莱埋在山坳里厚厚的雪层下面，灰蒙蒙的山脊上化了些雪，只有几株松树显了些绿色。鸭绿江仍然被冻得牢牢的，在江中冷冷地反射着阳光。就是把冰刨开有一个拳头深，也看不到一点流淌的水。正午时，偶尔才有野鸭从北岸的树林里飞起来，在空中“嘎嘎”叫着滑向南岸。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个严冬还未过去。

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从来都是清冷的江边出现了几辆吉普车，一群穿着草绿色志愿军军装的人在南岸用望远镜眺望鸭绿江支流中的一个小小半岛。为首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卫部长杨霖。他奉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之命来碧潼勘察地形，准备在此建立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容管训“联合国军”官兵的战俘营。

1950年10月25日，我军发起入朝之后的第一次战役——云山战役。这是中国军队与美国军队在现代史上首次作战交锋。志愿军出手不凡，给了美军狠狠一击，共歼敌2040名，其中美军1840名，俘虏了第一批美军官兵和南韩军官兵。相隔半个月之后，我军又发起第二次战役，历时10天。歼敌3.6万余人，俘敌2.4万多人，其中美军1000多人。战争初期，战俘只能留在前线兵团临时



建立在平安北道碧潼郡的战俘管训处（对外称战俘营）。山青水碧，风光秀丽。

战俘收容所里，这显然是一种临时措施。随着前线部队连续作战，战场上的俘虏越来越多。俘虏包括了“联合国军”中来自十六个国家中的十三个国家。这十六个国家是：美、英、法、土耳其、希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哥伦比亚、南非、埃塞俄比亚、菲律宾、泰国。战地临时收容所已难以承担收容管理大量战俘，战局发展得如此迅速，建立战俘营已刻不容缓。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决定马上在战场后方建立俘虏管理训练处。同时还决定，南朝鲜战俘由朝鲜人民军收容管理，“联合国军”战俘由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容管理（五大战役共歼敌 109 万人，俘虏除南韩军外的“联合国军”俘虏官兵 5000 余人）。

保卫部长杨霖所勘察的碧潼，地处朝鲜战场的后方山区。距当时前线约 500 公里，距我国边境约 10 多公里。是一个在鸭绿江支流中的三面环水的半岛，只有北面的狭小地带与陆地相通，大约五六米宽。春夏时分，那里可真是青山碧水的好地方，鸭绿江的水绕进了支流，河面一下就静了下来，在河边一坐，就能看见肥肥的鱼在河底游着。杨霖部长是一个十分细致和专业的军人，他明白要把战俘放在什么地方才合适和安全。他对地形实地考察后，还同朝鲜当地政府作了协商。最后请示志愿军政治部批准。1950 年 12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总政治部下达命令，决定将碧潼选为战俘营地。对内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战俘训练管理处；对外称为：碧潼战俘营。

战俘训练管理处一成立，当时的工作人员只有 30 人，仍只是一个收容所。正赶上第二次战役结束抓了外俘一千余人，后续的俘虏又从前面源源不断的送来，工作一下吃紧起来。志愿军总部和总政治部对战俘营的管理人员配备极为重视，是作为一支特种部队来调配组建。由华东军区，华北军区，西北军区，东北军区组建五个战俘团，并派员火速入朝管理战俘。总参情报部成立军官战俘专管大队，管教校尉以上的战俘。由情报部丁山同志任大队长和政委，席振玉任副政委。所有领导和部门领导人员都是红军或八路军出身，并有敌军工作经历。用现在的话说，算是军中对敌工作精英。战俘营主任是总政调来的东北军区敌工部长王央公同志。王央公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1938 年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他身材结实，举止儒

雅，有着很丰富的敌军工作经验，是对敌进行心战的强手。王央公同志工作很冷静沉稳，不是那种激情迸发的人，他懂英语，但从不和战俘直接对话。当翻译的用词不准确时，他会当场纠正，战俘们都称他为王将军。到战俘营时他正好四十岁。总参情报部处长席一和红军老战士徐元甫任副主任。任命高占功、于通智、王柰庆、邵维杰分别为组织、调研、教育、秘书科长。谭西尧任后勤部长，刘继亮任卫生处长兼医院院长。调研科的任务是设置战俘档案和掌握俘虏的思想动态和情绪，随时提出报告；教育科的任务是根据中央和总部的指示编制对俘虏的教育宣传材料，开展对俘虏的教育。从总参调来的丁山、席一、张常谨等人则是专门负责对战俘的审讯和情报收集工作。俘管处的党委成员是王央公、徐元甫、席一、高占功、于通



这些从战场上被我军俘虏的“联合国军”战俘正走在通往战俘营的路上。

智、王奈庆、谭西尧。

战俘营以碧潼为中心，沿鸭绿江支流南北向，建五个战俘团和一个战俘军官大队，分别驻碧潼、昌城、田仓、零时面、清水和平场里。战俘营还有一个文艺工作队和电影队，一个运输大队和医院共四百多人。东北军区调一个营分别担任五个战俘营的警卫看守。战俘营特别明确规定：无特殊情况，武装人员不得进入营区。警卫只在营区外与外界相通的路口设岗放哨，战俘营不设看守楼、堑壕和电网之类的设施，根本不像关押敌俘的地方。和二战日本人及纳粹德国的战俘集中营的恐怖气氛比起来那更是天壤之别。每个战俘团分五个中队，每中队约一百三十多名战俘，中队下分三个小队，每小队四十五人。中队长和小队长由我军干部担任，教员就是翻译。

中央和总部首长对战俘营的构想是十分明确的。简单地说，就是在警戒看守上“内松外紧”；形式效果上办成个大学校；把战俘营的情况传播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军队是一支正义之师和文明之师，让我们的对手美军官兵知道我们宽待俘虏。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威信，瓦解敌人，争取早日取得胜利，结束战争。我们这些敌工干部对我军的对敌策略及其威力从来是深信不疑并为之自豪。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我军政治工作的“团结人民，统一战线，瓦解敌人”三大法宝是我军独有的制敌武器，屡战屡胜。这回对象虽然是外国人而且是多国人民，但我们仍是信心十足，在战场上打得他们放下武器；在战俘营里也要教育得他们心服认败。战俘营成立不久，1951年国庆，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率志愿军回



我前线部队战士将战俘押送到战俘营，战俘们十分感谢我军战士在途中对他们生活上的照顾。到达战俘营，我军战士返回部队时，战俘们依依不舍，握着我军战士的手，表示感谢，他们已经成为朋友。

国观礼的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还当面交待杜平主任，要他亲自抓战俘工作，一定要做好战俘营的工作。

东北军区敌工部长王央公受命赴朝组建战俘营时，调我随他人朝负责对外俘的教育工作，那时我26岁。组织上这样安排，大概是因为我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直在敌军工作战线上工作的缘故。1941年冬，我所在的胶东五旅十四团在烟台郊外猴子沟伏击日军时活捉了两个德国人。部队正与日军交火，我们把这两个德国人拖上山，官峻亭副团长（老红军，原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要我这个敌工干事来审问这两个德国人了解敌情。我虽入伍前读过几年书但不懂外语，用手势打哑语，怎么也不能沟通。部队撤出战斗后我们将他俩带着行军走山路，他们走

不动，饿了就给他们吃地瓜面饼子，他们不肯吃。语言不通连指挥他们行动都困难，最后只好送到旅政治部。后来得知他们是德国在青岛的德士古公司的经理，日军护送他们从烟台返回青岛，在猴子沟遇上我们把他们俘虏了。经教育我们把他们放回青岛，他们感谢我军保护了他们的人身安全，后来他们还为我胶东部队提供了染军装被服用的染料。

1942年冬，胶东军区许世友司令命令十四团拔掉日军设在招远县道头的据点。驻在道头的日军小队长渡边三郎以道头为据点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蚕食我抗日根据地，他们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老百姓恨之入骨。1942年春节，我团一营夜间将道头通往招远县城的电话线破坏掉，把鬼子引出据点。拂晓时鬼子小队长渡边带领一个班出来查电话线，进入我军埋伏圈被我军一举歼灭，渡边和另一名鬼子士兵负伤被俘。我卫生员柳仁禄给渡边包扎伤口时，他竟夺剪子企图自杀，我们把剪子夺下来后用绑腿带把他捆在担架上防止他自杀。另一名受伤的鬼子兵在我们不留神时，被抬担架的老百姓在休息时用扁担放在脖子上两头一坐压死了。贾若瑜参谋长要我审问渡边，了解招远城的情况，他怎么也不开口，我们只好把他送到胶东军区敌工科处理。敌工科长张昆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精通日语，经他反复教育，渡边觉悟后参加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并任支部长。1942年冬反扫荡时，在沙坝子战斗中，我们又俘虏了小林清，他是日军掷弹筒射手，经教育后，小林清留在我部队教我们使用掷弹筒。在战斗中我们又陆续俘虏了不少

日军士兵，“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队伍也扩大到近百人，有布谷、成田一郎、石田雄等。他们配合我军开展对日军宣传、瓦解敌军。渡边、小林清还参加了对日军作战。日本投降后，我十四团奉命进军东北，在那里又接收管训大批日军官兵，经过教育他们中有些医务人员参加了解放军。全国解放后他们都已回国从事中日友好工作，日本最大的出版影视公司之一的德间公司的常务董事森繁先生就是当年在东北被管训过的日俘，后来他参加解放军。1953年他回日本后一直从事中日友好工作，他在中国筹划合拍过《清凉寺的钟声》《没有下完了的一盘棋》《敦煌》等影片，他还把中国的影视片引起日本放映，成为我国文化影视界知名的友人，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1970年和1986年周总理和王震副主席先后接见过他。这些参加过八路军、解放军的日本战俘与我的友谊延续到现在。

解放战争期间我一直在敌军工作战线上工作，管训过大批将军军官。我的工作经历，使我有幸入朝管训西方战俘。

碧潼战俘营成立后，我军对战场战俘的处理就有了固定的流程。战俘从战场上被押下来后，先送到兵团的前线收容所临时羁押。对身份和所在部队进行甄别，对伤俘进行简单的包扎处理，然后编队再转到战俘营。前线兵团要不停作战，战情变化得很快。因此俘虏要尽快送往后方。前线距战俘营近的有300公里，远的还不止。这一路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运载战俘，全靠战俘两条腿一步一步走过来。他们有的是打扫战场时被志愿军从死人堆里找出来的伤号，有的是东躲西藏，忍饥挨饿苟活下来的幸存

者,很多人带有不同程度的冻伤。在志愿军的押解下长途行军,路上还常常遭到美军飞机不分青红皂白的滥炸。战俘们心理上和生理上的恐惧与疲惫,无以复加。

当时的碧潼早已被美军的飞机炸了几遍,整个碧潼差不多就是个废墟,只残留着一些民房和学校,根本没有物资材料可以利用。战局发展的快,俘虏来得快。我们安置俘虏住和吃十分困难。当第一批战俘到来时,见到这样的情形一个个都傻了。他们中一些人在军中接受过美军宣传,认为当了中国军队的俘虏,不是被虐杀掉,就是要押送到中国的东北或苏联的西伯利亚做一辈子苦工,像当初苏联红军在东北抓获的日本关东军俘虏一样,不知何时是出头回家之日,一个个情绪颓丧。

让战俘在零下几十度的环境里住在野地里是不行的。俘管处想法让一些战俘分散挤在没被炸毁的一些民房里。同时动员机关干部战士立刻自己动手建筑简易住房。后勤部门利用夜间敌机轰炸减少的时刻,从我国东北通过水陆两条线运来了木材、砖瓦和石灰、水泥,在当地朝鲜老百姓的帮助下,经过一个多月的拼命工作,建起了能容纳一千多战俘的朝鲜式的简易住房。让先到战俘营的战俘有安身的地方。吃的问题也很严重,那些吃着奶酪、面包、猪排、牛排长大的美军俘虏,吃不了给他们的玉米高粱饭。战俘还发怨言说:玉米在我们美国是喂猪的饲料,人怎么能吃?还有的说:你们志愿军养不起我们就不该抓我们来。我们的干部、战士让翻译翻过来一听,气得火冒三丈。战场败将,枪下俘虏,捡了一条命还有脸摆谱?如果不是志愿军有“不准侮辱和虐待俘虏”的纪律约